

# 龙年灾祸录

金 平 著

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# 龙年灾祸录

金平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**(陕)新登字001号**

**龙年灾祸录**

金 平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125印张 2插页 180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000

ISBN 7-224-01717-5/I·385

定 价: 4.95 元

## ●内 容 简 介

“飞机打滚儿、火车亲嘴儿、轮船沉底儿、物价没准儿”  
——一首龙年民谣道出多少惊心事！

刚刚过去的1988年，我国经历了罕见的干旱、洪涝、地震、台风、空难、沉船、列车颠覆、甲肝爆发、红眼病流行等重大灾祸以及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、抢购风潮、教育滑坡、厌学怠工、性病滋生等等。而且全球性的能源短缺、环境污染、人口膨胀、战争暴力、气候异常给人类笼罩了阴影。《龙年灾祸录》广征博引，大胆阐释，以国内国外鲜为人知的资料组成催人泪下的故事，直抒胸臆的评说，大声呼唤保护生态，呼唤振兴中华，令人掩卷沉思。阅读全书等于从头审视龙年岁月，保存一本《龙年灾祸录》犹如为后人留下一部备忘录。

《癫狂的书潮》是目前最全面披露书市黄潮内幕和扫黄的战果：长沙城里有一条“性”风作浪的街；学者为出版专著伫立街头挂牌募捐；特快列车的邮政车成了贩运黄色书刊的“交通堡垒”。一时间，黄潮泛滥、书号买卖、查禁重罚……读时令人惊异而愤慨，掩卷思索却又让人痛苦而沉痛。

## ●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988：龙年灾祸录.....  | ( 1 )   |
| 癫狂的书潮.....       | ( 64 )  |
| 变调的婚曲 .....      | ( 121 ) |
| 不倦的雕刀 .....      | ( 165 ) |
| 生命的圣乐 .....      | ( 175 ) |
| 由“浮躁”延展的话题 ..... | ( 192 ) |
| 文学之灯 智慧之灯 .....  | ( 198 ) |
| 上海眷恋 .....       | ( 204 ) |
| 满心都是故乡情 .....    | ( 212 ) |
| 向着奥林比亚高峰 .....   | ( 217 ) |
| 人类共有的财富 .....    | ( 223 ) |
| 那双眼睛那颗心 .....    | ( 230 ) |
| 《疯狂的上海》成书记 ..... | ( 235 ) |
| 是她翻译《红与黑》 .....  | ( 246 ) |
| 天国遥遥 .....       | ( 250 ) |

# 1988：龙年灾祸录

## 小 引

这曾经是一些神话——诸如蛇的化身、食人巨鳄，恐龙之演化、野猪之变形。

这曾经是一些梦想——黄帝乃中央之龙，还有颡顼、帝喾、尧、舜等四龙分治四方。历代帝王都把自己打扮成真龙天子，谓之龙的化身，以求无上的天威神力，以期死后万世留名。

于是，神话与梦想编织成一个祥瑞之物，编织成东方民族的一具图腾，千百年被人顶礼膜拜。

于是，星移斗转，紫气东来；十二年一个轮回。

今夕是龙年。

本篇的故事都发生在公元1988年，发生在农历戊辰——我们民族的图腾年。——不过，请原谅，太平盛世、祥瑞之年，我们记叙的不是欢歌，而是咏叹；不是瑞祥，而是灾难……

但愿灾难是一座熔炉，把我们的心铸炼成金砂。

## 第一章 黑色的除夕

### 1. 死亡飞行

北京，首都机场。穿流不息的车辆，络绎不绝的人流。

出港航班电子显示屏“哗啦啦”掀动。

延误……延误……已经延误了3个多小时的4146航班继续延误。按正常起飞时间早就到达机场的中外旅客，在候机大厅里焦躁不安地踱过来，踱过去。

这天，北京多云，风向北转南，风力二三级，最高气温4℃，最低气温-7℃。偶尔，透过云隙的阳光淡淡地撒向停机坪。这日子跟往常一样沮丧。

性急的旅客沉不住气，想问问“延误”到何时。服务员爱理不理，懒洋洋偎着暖气片，回答四个字：等广播叫。再问，那神色就极不耐烦：不知道！

中国民航（CAAC）经过30多年的建设和营运，规模不断壮大，成为国际航运队伍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但近年来民航的服务质量却不尽如意。据统计，1988年7月份，每天216个国内航班中有23.5个被取消或飞行不正常；其中因天气原因占16%，服务质量原因占84%。行李运输差错严重，一两个月就发生约2000件次。难怪在新加坡一家信息公司对国际上46家航空公司服务质量进行评比，结果CAAC列为倒数第一！

对民航的批评不少了，但人们老是失望。唉，沉重的翅膀啊！

然而有趣的是，1·18空难前10天的《人民日报·海外版》还喜滋滋地刊发了新华社一条题为《中国民航安全第一，去年

全年无大事故》的通稿。文中说：“在世界航空事故频仍的1987年，中国民航强化安全飞行，在这一年的航空运输中未发生过一起等级事故，未死伤一人。……这是中国民航深化改革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的结果。”人们正是被这样的喜讯陶醉着，丝毫也没有觉察一场可怕的灾难正逼过来、逼过来……

——“你问我多久起飞，啊、啊，不知道！”姑娘往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尽量掩饰延误中的焦虑，做出高兴的表情。她知道他始终不让她走。新房刚粉刷干净，新买的冰箱还未启封，漂亮的沙发也才运到，可是她24岁了，都大学毕业还没坐过飞机。她渴望飞行，哪怕一生就一次。“喂……你等着，我出差就几天，那幅红窗帘绣好了，我回来挂！”这是姑娘留下的最后一句话。

——222号飞机又出故障。凛冽寒风中，出了故障的零件拆下来装上，装上又拆下来。直到以后它变作残骸人们才知道，这是一架“屡建功勋”的飞机，因为它曾送周总理出访亚非拉，又迎接西哈努克亲王来北京。……30多年过去，这类落后的机型早已被高速发展的各国民航公司先后淘汰，连我们自己的另几架同样的飞机也已停飞。唯有它——222号，背负昔日的功勋，背负每天三四个航班、数千公里的飞行定额，同时也背负着故障、隐患和满身疲乏，摇摇晃晃地飞呵飞呵……

直到夜幕降临，先先后后的航班都顺利起飞之后，广播才通知延误了近6小时的4146航班开始载客。

20分钟后，这架年迈的伊尔18型客机轰鸣着战战兢兢滑向跑道。

谁也不曾料到，这是一次“死亡飞行”，一次有去无回的飞行。

子夜，一则惨痛的电讯飞到国家民航总局，紧接着新华社电讯向全世界播发——

1988年1月18日，中国民航西南航空公司222号客机，执行4146航班，从北京飞往重庆。22时17分，在距重庆白市驿机场5公里处，不幸坠毁。10名机组人员，98名乘客（其中3名乘客来自日本，1名乘客来自英国）全部遇难。

——北京被惊动了！

——中国被惊动了！

——噩耗如黑色闪电惊动了全球！

接连十几天，报纸刊发了飞机残骸照片，电台报道善后事宜，无情的电视镜头让所有关心空难的人们，看到一具具支离破碎的遇难者遗体……

巨大的空难。巨大的灾祸。

这是龙年投向中国的最初一抹浓重的阴霾。

日本广播公司、日本各大报纸竞相披露另一起民航事故，1月19日，日本越洋航空公司一架YS—11型客机，从本州西部米子机场起飞时拉不起来，一头冲入跑道尽头的大海。48名旅客和4位机组人员幸亏及时获救，才免遇难。

外电报道：刚刚过去的1987年，是世界10年来发生航空事故最为严重的一年，有1171人在大小空难中丧生，相当于1986年空难死者的4倍；全世界保险公司总共为飞机失事支付赔款9.54亿美元。

死亡像阴影伴随着飞行。

〔参考消息〕惨案目击记

那个晚上，重庆市郊白市驿机场狭小、简陋的候机厅里挤满了人。他们当中有迎候丈夫的妻子，有迎候妻子的丈夫；有企盼儿女的父母，当然也有企盼父母的儿女。

他们有的在这里眼巴巴等候了六个多小时，等待那架一再延误的航机。

大厅里还有几十名更加焦躁的旅客，他们要等222号飞机完成4146航班后，再搭乘它飞往成都。夜这么深，天这么冷，到了成都还有车吗？还有住吗？还能回家吗？漆黑的寒夜飘落着无尽的冻雨。

突然，有人欣喜地叫道：“来了！来了！”“飞机来了！”

隐隐约约，人们听见了云端里沉重的引擎声。

恍恍惚惚，人们看见了黑夜中闪烁的飞行灯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跑道灯大亮，广播里也响起欢快的迎宾曲。手足冻僵的人们呼啦啦拥向出口，性急的司机已经发动了汽车。

引擎声越来越响，飞行灯越来越亮。

可是突然间，引擎熄灭、灯光消失，跑道那端倏忽闪现一团火球，红灿灿，亮晃晃，映红半个天空；紧接着，撕肝裂胆，夜空响起一连串闷雷似的爆炸声——巨大的弥漫着焦糊味的狼烟升起，刹时笼罩了机场，笼罩了夜，笼罩了……

只有塔台值班员，听见了222号机长最后一声惊呼：“啊，我操纵不了飞机！”

……凡是看见过“挑战者号”航天飞机发射实况的人们，永远不会忘记它升空爆炸的火球；同样啊，凡是目睹1·18空难的人们，也一定永远不会忘记它坠毁爆炸的狼烟。或许，突

如其来，人们被灾祸击倒，但是否有一天人们会把这两次空难联系起来作一番考察呢？挑战者号在升空，222号在降落；一个欲飞往神秘太空，一个将回到人世城廓。发生在北美卡纳维拉尔角和发生在中国腹地丘陵的两次飞行，都殒落在空中，都殒落在一月。然而，它们的飞行值迥然异同，因此可以断言，悲剧在两个民族的心灵上留下的创痛是绝对两样的——“挑战者号”的碎片礼花般迸裂，凌空纷落，溅破了半个大西洋；222号的残骸焦黑扭曲，散落在一座小丘、几片水田……

有人说：飞行终归是冒险的事业。

又有人说：要看冒险的是什么飞行。

也许，到我们终究明白过来时，我们会谴责自己，谴责1·18空难。因为它的发生毫无理由，108人的无谓牺牲完全可以避免（在本章后文，你将读到经查实公布的空难原因）。

当然了，这种谴责不会在今天，也不会在明天。寒夜里，冷寂大地、古老山城正为她不幸的儿女们升起素洁的、一如挽幛的浓雾……

## 2. 列车长的内心独白

其实，死亡伴随的何止是飞行。

昆明火车站，人声鼎沸、摩肩接踵的月台。

沪昆三组列车长刚一露面，立刻被要求解决卧铺票的军人、记者，被希望走后门上车的亲朋好友，被拎了大件物品（比如彩电和组合音响）又不愿花托运费（或者是担心被“野蛮装车”吧）的关系户，还有阔别40年后回大陆探亲的台湾同胞……团团围住。

你也说，他也说；你也吵，他也吵；你也要照顾，他也要

照顾。哼，说吧、吵吧，结果谁说的也没听见，谁真需要照顾也弄不清。他被数不清的人拉来拽去，他受不了，他支持不住，刚从上海跑到昆明，还没睡一个囫囵觉，就……嗨，他只觉得眼前金星迸裂，脑子里一片浑沌——

眼下是春运，报纸上说春节前后几十天大约有两亿人次要出门，一大半人得乘火车。天哪！铁路的鬼门关！别的不知道，自己这趟79/80次特快已经超员百分之六七十，车长心里清清楚楚。列车编组从12节扩大到13节、15节，今天15号车厢的尾部又加挂两节。调度也是昏了头，80次不是去杭嘉湖平原，是跑湘黔滇的高原深山！

就这么，面对汹涌而来的客流，他17节的列车还是太短、太小——没有铺位安顿白发苍苍的老人、抱婴儿的妇女，没有坐席接纳这么多兴高采烈回家过年的人们。昆明，仅仅是80次特快的起点，车内已像沙丁鱼罐头塞满了人，到站全是上海、上海；车门被行李、纸箱、旅行袋堵得死死，冬天里有人穿件单衣还浸透了汗！

……持票旅客无法上车，老弱病残孕上不去急得直哭。有年轻人攀窗而入，被治安民警一把揪住、推搡、争执、罚款、关禁闭。昆明至上海差不多3000公里，连续运行五六十小时，沿途几十个停靠车站，还会有多少推搡、多少争执、多少人上了车没座，多少人上不了车跺脚——车长不敢想下去。

报纸披露过这样的事情：春运增开的列车开进某车站，站台上是黑压压的旅客方阵。为了维护车站秩序，武警战士不得已使唤皮带、警棍，强迫旅客排队上车。一个旅客吊在车厢门口哀告车下人：“唉，您行行好，踹我一脚吧，我好上去！”

——就在这趟列车上，一间厕所挤进三男一女。女的要小

便，男的无处避（千万别开门，门一开会挤进6个人），只好喊：一、二、三——背过脸去。

——一个小伙子晕了过去，全是挤的、闷的、累坏的。列车长一摸，糟啦，脉都没了！赶紧抬到餐车，掐人中、灌牛奶，总算没去西天。

——过道、洗脸池、座位下边、行李架上，全是人！全列车两个茶水炉，可3000多人等着喝水（列车定员仅为1480人）。先是等水开，后来温热的水也喝，最后连水箱里的冷水都喝个精光！

——挤！渴！热！谁要耐不住挤，耐不住渴，耐不住热，他就别乘中国的火车。在这可怕可畏的列车上，旅客招架不住、乘务员招架不住，那些默默无语却又倍受挤压的列车设备招架得住吗？！

〔行车日记〕超员、晚点、危险品

检票口像溃决的堤坝，背包拎箱、扶老携幼的旅客发疯似地从那儿涌进来、涌进来……

十多天前的1988年1月7日深夜，由广州开往西安的272次列车，因一位旅客违章携带易燃品上车，结果易燃物溢漏，遇明火导致一场罕见的大火，烧死34人、烧伤30人，两辆客车被焚毁。这趟出乘前，客运段长千叮咛、万嘱咐，别忘了272次，别忘了安全、安全。唉，苦口婆心的段长、局长你们看见了吗？看看这客流、车站，看看这检票口。

车站查堵危险品。全副武装的公安、武警、戴红袖章的治安员，铁面无私，开包检验。

——提包拉开了，箱子里的物品翻乱一地，抖开了的行李

无论如何捆不成包……

——查出了鞭炮、雷管、导火线，也查出贩运的烟酒和药材……

——光天化日下，查出一包眼镜，被认定是易燃品。旅客争辩，说是眼镜厂的推销员；要是眼镜算“危险品”，那么衣服，文件，地摊小报算什么？不容申辩，“掏钱吧——罚五块！”

——外宾抗议：侵犯人权。武警战士立正敬礼，执行公务，敬请合作。

满车的人、满站的人、满中国的人好像全跟铁路过不去——探亲访友的、旅游观光的、开会出差的、打工做买卖的；或者瞅准了什么来钱就千里万里倒腾的——春运、暑期、秋季客流，一年365天，哪会儿有个轻闲松动！

怨都怨铁路票价便宜，卖只鸡蛋坐一站，卖只母鸡坐终点（如上海——杭州、北京——北戴河）。上上下下都挖空心思加税提价，咋不作兴把下贱的火车票给它翻一番？票价涨上去，省钱的乘汽车乘船，走铁路的人不就会少！涨价涨进国库，不比那些“票王”、“票霸”们挥霍了强？！电视里说了，三月北京开人大，我要是人大代表，非向国务院奏一本不可！

嘿、嘿嘿——想哪去了？列车长收回散漫的思绪，开始把记者、军人安顿到车组宿营车，把拐弯抹角的“亲戚”打发掉；铁路免票、关系户打发到硬卧歇边座——开车后补票，一辆车十几只座儿，白赚，给大伙儿发红包！那些踏上大陆就泪流满面的台湾同胞们，被好心的车长领到软卧，嘱咐列车员给各位送茶、送毛巾，唉，过海峡来乘一趟80次不容易！

开车的铃声响了，还有人急急忙忙朝列车奔来，跌跌撞

撞、气喘吁吁，叫80次等一等，叫列车员别关门。撞鬼了不是！列车长气恼地一挥手，想冲跑近车门的旅客大喝一句，可猛丁心里一凉，几天前一架民航客机在重庆失事——难怪今天的编组扩大到17节！车长心软了，他探身伸出双手，把追赶列车的旅客拽上了车……

机声长鸣，长龙般的列车艰难而果断地驶动。

列车长抬腕看表，在行车日记上记下——

昆明站。1月23日16时17分开出。

列车超员，编组17，晚点两分。

### 3. 久悬的剑

天亮了，他才看清自己的列车：

——超员满载的80次特快冲出了轨道，翻倒在山沟里。五节卧铺车厢严重颠覆，有一节车厢与台车脱离，滚下几十米深的山菁，扭成了麻花；还有九节硬座车倾斜脱轨……

天亮了，他才看清自己的旅客：

——一具尸体，死者瞪圆了双目；又一具尸体，乌黑的发辫染满鲜血，头颅碎了，白花花的脑浆溢出来。刚才，他和餐车主任拚死救出的孩子，余温尚存，可脖腔那儿血糊糊的，早就没了头……更多的伤员缺胳膊断腿，阵阵呻吟。

天亮了，他才看清这一片山谷和天空：

——这是云贵毗邻的乌蒙山区，群峰逶迤，山林如黛；一年中最严寒的季节，天空飘下冻雨，灌木草叶满是寒霜。凌晨1时35分，在高原山区的且午——邓家村站区间，他的列车颠覆了！他多年跑车，从没见到如此惨烈的一幕。

列车长同样的脸上有血、头部受伤，但从出事到现在，他

跌跌撞撞奔到前方车站，向水城、向昆明、向北京报告；他又带领乘务员抢救伤员；他还和乘警揪住了偷窃死者财物的坏蛋……他渴、他累，他跑车跑坏的胃又隐隐作痛，可是他一分钟也不能歇下，他要把伤员、幸存者、行李、邮件和车辆设备守卫好、保护好，不能出丝毫差错。

此刻，附近驻地部队的解放军跑步前进，火速赶赴现场。队列里有那位大名鼎鼎的朱伯儒（他出差下部队正在这个团）。

此刻，好几支救护队、医疗队乘直升机、巡道车出动；救援列车已从昆明、水城、贵阳开出。

#### 〔电脑显示〕中国铁路悲歌

这一天是星期日，报警电话一直打到铁道部长丁关根家里。部长披衣起床，带上助手，会同有关方面紧急磋商之后，迅速登上专机。有关80次特快颠覆事故的最初情况部长已经知道了——死亡87人，重伤66人（两天后一名伤员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），不同程度受伤上百人。几个数字像几块巨石压在他心上。

身边，助手们正查看线路图，研究线路抢修和善后事宜。人们知道：贵昆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正施工到这里，已架设电缆导线。谁知美景未成，灾祸突降！

部长仰靠椅枕，微闭双目。部长头上一直高悬着寒光闪闪的达摩克利斯剑。助手们说：站在总调度室门口，犹如站在地狱门口。这话听似唐突，却千真万确。请看铁路数据库的电脑显示——

承担中国70%运输量的铁路大动脉，解放后运量增加12.1倍，而铁路里程只增加1.3倍；机车总功率只

增长5.1倍；15000公里铁路失修，30%的机车辆超期服役。

京广、京沪、京山、宝成等主要干线上，常年超员100%。设计能力为3.6万人进出的北京站站房，现在每天上下车旅客人数达30万之多。货运严重超负荷，丰沙线上，100节车厢满载5000吨货物的组合列车，以4分钟尾追一趟的密度运行。而加开一趟客车，则要停开2~3趟货车。

全国5.25万公里铁道线上超期使用的钢轨达12860公里；其中伤损钢轨12万根，连接起来的总长度1500公里，1000对客运列车中有2294节车厢还是30年代制造的。成都铁路局线路桥梁失修1399座，路基病害8729处。成昆线泥石流沟待整治的达375条。但国家对铁路的基建投资却连年下降。“一五”计划中交通运输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13%，铁路又占总投资的11.4%。30年后这两个比率分别下降到10.9%和4.5%。

1986年全路劳动制度改革，四五十岁的熟练工人纷纷“病”退，让十七八岁的孩子顶岗。仅运输部门就顶替了91000多人，而无暇进行正规训练。由于职工工资低，不久这些人员又逆向流动，铁路只好招收农民合同工维修铁路和道岔……

专机开始下降。层峦叠嶂、危机四伏的西南山地如浪、如涛，黑压压扑入部长的眼帘。

龙年伊始，接二连三出现的多起死伤上百人、损失愈亿元的重大伤亡事故，已经敲响了中国铁路的警钟。

大动脉在呻吟。